

# 论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意识形态向度

孙 民<sup>1</sup> 齐承水<sup>2</sup>

(1.山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淄博 249000; 2.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劳动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不仅具有重要的物质生产实践功能,而且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从马克思劳动概念发展的逻辑过程来看,在劳动的异化层面,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意识形态性进行了人本主义批判;在劳动的价值层面,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刻剖析了劳动概念的意识形态意蕴;在劳动的解放层面,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高度对劳动概念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进行了彻底批判。正是在这些层面上,马克思对劳动概念进行了深刻阐释,赋予劳动概念以独特的意识形态内涵,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的理论形态,而且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概念;意识形态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的人民利益观与实践研究》(18BKS134)

[作者简介]孙 民(1969—),男,河南濮阳人,山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齐承水(1989—),男,陕西商洛人,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生,主攻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9)04-0066-07 [收稿日期]2018-01-06

从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劳动概念贯穿其始终,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概念的意识形态内涵不断显现。马克思对虚假的、抽象的劳动概念的意识形态性质进行了批判,旨在还原劳动概念的本真现实意蕴,从而为劳动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提供理论支撑。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劳动概念的意识形态内涵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甚至包括海德格尔、鲍德里亚、哈贝马斯等在内的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劳动概念意识形态的真实内涵均有所误读。有鉴于此,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发展逻辑出发探讨其意识形态意蕴,还原马克思劳动概念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就成为必须面对并回答的重要理论课题。

## 一、劳动的异化与意识形态

无疑,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是资产阶级虚假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建构起了一套能够体现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系统。在这个抽象的、虚假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劳动并不是纯粹

的维持生存和促进自我发展的手段,而是带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sup>[1][P478]</sup>在工人劳动的过程中,劳动的异化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反映了“刽子手”和“牧师”这两种职能。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异化劳动看作是经济事实,而应该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层面对其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异化劳动普遍化的同时,劳动的虚假意识形态性也越浓厚,从而工人将表现为全面的异化。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劳动表现为双重的结构分裂。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劳动仅仅表现为维护其自身统治的手段;而对于工人来讲,劳动仅仅是其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意识形态总是根据二元的、结构的分裂建构自己,有效地将劳动维度普遍化了。”<sup>[2][P7]</sup>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断增强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异化劳动普遍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的

意识形态逻辑代替了真实的劳动逻辑,劳动只是充当维护虚假意识形态的载体。换言之,工人的劳动会遵守一套抽象的准则,现实的劳动因而也变成了虚假的劳动,劳动者的自我意识成为非现实劳动的产物。究其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异化劳动折磨工人,而且通过抽象的、虚幻的资产阶级意识折磨工人。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应仅仅把劳动概念归结为经济活动,而应从意识形态层面理解劳动概念的非现实性。

马克思看到了异化劳动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不能由此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视为形而上的存在。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的劳动概念停留在意识层面,马克思正是要批判这种形而上的劳动。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并未超越黑格尔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劳动。“唯物主义的本质不在于一切只是素材这一主张中,而是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中,按照此规定讲来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的材料,劳动的新时代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就是通过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来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sup>[3] (P383—384)</sup> 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源于黑格尔,劳动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换言之,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劳动思想是一种先验的主观预设,并且把劳动视为主体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形而上的过程。显然,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产生了误解,未能真正看到它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从而遮蔽了劳动概念的科学内涵。

事实上,马克思语境中的异化劳动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同时又反映出了劳动概念虚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概念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上。”<sup>[4]</sup> 这表明,海德格尔并未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形而上学劳动概念的超越,这在本质上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误读。在谈到黑格尔的抽象精神时,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在这里——在他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的东西在于: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

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此,黑格尔把它们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且把它们联贯起来了。”<sup>[5] (P218—219)</sup> 在他看来,黑格尔将思维与精神的特定概念看作是人的本质异化的结果,而不是认为劳动异化造成了人的精神的异化。不同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观点,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造成了人的异化,同时这也反映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

需要强调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现实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而异化劳动同样是异化社会关系的反映。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得以产生的根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sup>[5] (P196)</sup> 这表明,世界历史、精神的历史、人的发展历史等都是通过劳动而诞生的。换言之,劳动决定了人类活动方式的生成。“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sup>[5] (P524)</sup> 不难理解,意识形态是在人们的劳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因此,异化劳动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由异化劳动所决定的。

如上所述,异化劳动所具有的虚假意识形态的性质,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生产交往、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马克思指出“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sup>[5] (P524)</sup> 显然,马克思语境中异化劳动所反映的社会关系是虚幻的,是对真实的现实生活关系的颠倒,这种虚幻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虚假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把握,马克思深入剖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抽象性,并从异化劳动的根源来揭示虚假的社会意识所产生的危害。

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只是按照自身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创建一个新世界,并未遵守现实世界的经验事实,虚假的意识形态已经超越了经验现实。有学者指出“科学和经验事实是超越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念的,当我们无视科学而去建立一个更符合我们希望这个世界的现实而不是它的方式,这是不遵守科学规律的结果。”<sup>[6] (Pxi)</sup> 异化劳动形成的根源被掩盖了,人们长期生活在异化劳动氛围中,从而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在根本上是要维护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庞大统治系统,“精神实际上变成了统治与自我统治的的机器,资产阶级哲学向来都误以为是这样的”<sup>[7] (P29)</sup>。毋庸置疑,这种精神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是劳动的意识形态性的根本体现,从而遮蔽了劳动的科学内涵。正是在这个层面,马克思所要批判的就是这种被意识形态所奴役的劳动,因此对异化劳动应进行积极扬弃,以还原劳动的本真现实意蕴,从而使异化劳动转向自由自觉的劳动。

在马克思看来,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就是要通过共产主义实践,建立真实的社会共同体,从而达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马克思指出“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态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态,而今天,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sup>[5] (P196)</sup> 这深刻表明,只有回归到现实的共同体,人的意识才会是根源于现实生活的。因此,异化劳动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性仍然是虚假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的反映。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应对异化劳动进行积极扬弃,通过共产主义实践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还原劳动概念的现实内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此时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还处于人本主义阶段,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劳动概念的意识形态内涵的积极探索。

## 二、劳动的价值与意识形态

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关注已从人本主义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赋予劳动概念以独特的经济价值内涵。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的论断,从而克服了古典经济学家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缺陷,提出了新的劳动价值理论。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统治的,并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具体来看,从威廉·配第提出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到亚当·斯密提出劳动决定价值,再到大卫·李嘉图提出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这些理论彰显了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但并未真正洞察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秘密。从本质上看,这套超经济理论反映的是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并未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源泉。在他看来,劳动力表现为人的劳动能力,是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力之所以能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就在于“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当对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sup>[8] (P197)</sup>。不难理解,把劳动力看作是商品,这正是马克思超越古典经济学家的关键所在。资本家通过发挥劳动力的作用,进而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sup>[8] (P217—218)</sup>。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也是虚假劳动意识形态的目标。

毫无疑问,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正秘密,还原了劳动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真实状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本质上受物质生产的制约。换言之,劳动的意识形态内涵具有受动性。“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sup>[9] (P96—97)</sup>。这表明,物质生产是劳动意识形态受动性的决定因素。正是在这个层面,马克思

通过创建新的劳动价值论,真正揭开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神秘面纱。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在于其遮蔽了劳动力在创造价值中所发挥的真正作用。古典经济学家把劳动看作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却未能科学揭示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马克思则通过劳动二重性找到了揭开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的钥匙。“作为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sup>[8] (P229—230)</sup> 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于劳动实践中的意识形态,无非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是资产阶级统治工人阶级的精神武器。事实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取决于一定的经济意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形式上是适应于经济意识的。是的,最高程度的无意识,即极度的‘虚假意识’,总是在对经济现象的有意识控制表现得最充分的时候显示出来。”<sup>[10] (P126—127)</sup> 无疑,劳动是马克思挖掘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重要维度,因此,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依附于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劳动的经济意识。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论断已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劳动具有意识形态性,大工业的发展使得这种生产劳动的意识形态性显得更为抽象、虚伪。从根本上看,劳动的意识形态性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是掩盖了资本家剥削秘密的精神面纱。随着现代性的不断发展,资本逻辑左右了劳动逻辑,资产阶级语境中的劳动只不过是资本增值的手段,代表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精神。“在自由主义时代,资本家认为自己支付了工人的薪水,而今天,则认为自己向经理人支付了报酬,不管他们怎么说,他们是想为自己辩解;而资本家的这一生产劳动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它彻底掩盖了劳动契约的真实本质以及经济体系的贪婪本性。”<sup>[7] (P159)</sup> 事实上,无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还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意识形态性一直都存在,旨在维护资产阶级所谓的合法性统治。作为“意识形态”的劳动表现为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形式,为资产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进行辩护,从而掩盖和缓解资本主义统治

所面临的危机。

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了误解。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分析劳动价值的方法不够明确,这些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抽象的辩证方法,并试图重建新的劳动价值论。Fred Moseley 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劳动所包含的价值理论,以及劳动在多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价值的实体。然后,我考虑这是如何影响了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尤其是它所体现的各种劳动价值和劳动价值理论。在我看来,这些理论包含了一些可能追溯到价值观实质的缺陷。”<sup>[11] (P90)</sup> 不难发现,他认为马克思分析劳动价值的方法在本质上是抽象的,因此劳动价值理论存在自身的缺陷。然而,无须辩驳的是,马克思分析劳动价值的方法是科学的辩证法,而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抽象的辩证法。马克思语境中的劳动是感性的、具体的、现实的,只不过劳动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是抽象的、虚假的,这真正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精神实质。

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是一种生产价值的理性活动,马克思被批判的原因就在于劳动是从价值层面进行界定的。“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被界定于价值领域中,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必须当作意识形态概念受激进批判的原因,生产、生产力的概念也是如此。正因为劳动概念过于模棱两可,不能把它当作一个革命的概念普遍化。”<sup>[2] (P25)</sup> 不难理解,鲍德里亚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视为传统形而上学的产物。归根究底,鲍德里亚想用符号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因而认为对于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概念、生产概念只需当作意识形态来进行分析,“为了发现超越经济学价值的领域(实际上这是唯一的革命前景),就必须打破生产之镜,因为这面镜子反映着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sup>[2] (P29)</sup>。事实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具有意识形态内涵,但并不能将劳动归结为形而上学的产物。无疑,鲍德里亚并未真正理解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真实内涵,劳动概念的意识形态性质是马克思对资本逻辑下劳动现实的客观阐释,但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归结为纯粹的理性活动,这并不合适。

哈贝马斯则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变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就不存

在了。在他看来,劳动是一种工具理性的存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势必需要重建。哈贝马斯肯定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指出劳动契约的法律关系披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外衣,从而遮蔽了雇佣劳动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然而,他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理解有失偏颇,仅仅把劳动看作是工具理性,并且要在技术活动的支配下进行。哈贝马斯指出,“如果说意识形态概念和阶级学说的使用范围证明是相对的,那么,马克思赖以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设想的范畴框架,就需要一个新的解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应该由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更加抽象的关系来代替”<sup>[12] (P71)</sup>。显然,哈贝马斯不仅误读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还致力于通过主体间交往的相互作用来解决劳动所表现的工具理性的矛盾。

进而言之,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劳动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是资产阶级虚假意识形态的真实反映。需要指出的是,不能由此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视为形而上学的产物,或者是纯粹的工具理性的活动,这些都未能真正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域来理解劳动概念。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阐释劳动概念的意识形态性,就在于要从本质上理解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因而切勿仅仅将劳动概念的意识形态性理解为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而是要深入到资本逻辑和生产逻辑相互交织的现实生活之中。

### 三、劳动的解放与意识形态

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深刻阐释,不仅要揭示资本逻辑视域中的虚假劳动,而且还主张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扬弃,消灭分工与私有制,进而消灭抽象虚假的劳动,从而达到劳动的解放。马克思之所以主张劳动的解放,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不自由的,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剥削性质的意识形态性。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的出场使得工人陷入身体的摧残和精神的崩溃,此时的劳动表现为工人异己的存在物。随着资本逻辑的不断发展,劳动的异化程度进一步增强,人的全面异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毋庸置疑,资本逻辑并不是纯粹的逻辑状态,而是表现为一

种思想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灵魂与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依附于资本逻辑实质上是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支配的。

正因如此,马克思主张劳动的解放,其在本质上是对资本逻辑意识形态性的彻底扬弃。有学者指出,在观念的形态层面,资本逻辑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存在的,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和利益的最大的意识形态,这是资本逻辑在非物生产领域的本质表现<sup>[13]</sup>。不难理解,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内核,是统摄现实劳动逻辑的现实根源。在异化劳动层面,马克思看到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异化,即工人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等的异化,而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已经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换言之,主体间的异化逐渐显现。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不断深入发展,资本逻辑促使主体间的全面异化的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劳动的意识形态功能进一步增强。有鉴于此,劳动的异化性质不仅严重阻碍了个体主体的发展,而且还充当着资本主体的帮凶,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合法性统治。

按照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人的异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人性的异化。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阐释,是资产阶级虚假意识形态的胜利。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关系中,工人谋生劳动,这被装饰为一种合法的劳动契约关系。然而,由于资本逻辑的介入,劳动仅发挥着抽象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已经成为病态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标志。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认为应该消灭异化劳动,主张工人的自由劳动。马克思指出:“由此可见,逃亡农奴只是想自由地发展他们已有的生存条件并让他们发挥作用,因而归根结底只达到了自由劳动,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sup>[5] (P573)</sup> 这深刻表明,消灭异化劳动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不合理劳动关系的消灭,尤其是对具有根深蒂固作用的虚假的劳动意识形态的消灭,从而转变为自由的劳动,真正使劳动成为一种自主活动。

从根本上讲,劳动的解放是建立在消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劳动的基础上的,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资本逻辑的彻底扬弃,从而实现体面的劳动和自由的劳动。具体来讲,要实现劳动的解放,应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进行:

其一,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不合理的劳动分工。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载体,是不合理社会关系的根源,还原劳动的本真状态,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深刻指出“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sup>[14](P68)</sup>。他认为,私有制是资产阶级对工人进行剥削的秘密所在,工人并不能全部占有劳动,劳动的片面发展是以资本家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这就严重阻碍了劳动的自由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不难理解,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私有制的彻底消灭,能够从根本上变革劳动概念的意识形态功能,从而树立科学的劳动观。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状态下,劳动分工是一种被迫的分工,是独立于工人之外的具有奴役性质的分工,这种劳动分工同样阻碍了劳动主体的发展。因此,对私有制和劳动分工的消灭,是由奴役劳动走向自由劳动的重要一步。

其二,对资本逻辑应积极进行扬弃,从而树立科学的自由劳动逻辑。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明确指出资本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因此劳动的解放须扬弃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的资本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有其有利的一面,即促进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不容忽视的;然而,资本逻辑更有其消极的一面,是支配劳动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指出“一方面工人的收入随着资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sup>[5](P734)</sup>由于资本逻辑的存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鸿沟的扩大是必然的,资本逻辑不仅支配劳动者,还支配劳动本身、劳动关系,劳动的所有表现形态都屈从于资本逻辑。尤其是随着资本逻辑意识形态性的加强,劳动的意识形态性也随之加强,二者共同维

护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这就启示我们,对异化社会劳动关系的批判表现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本质上是对资产阶级虚假意识形态的批判。因此,抽象的资本逻辑导致了虚假的雇佣劳动逻辑,对资本逻辑的彻底扬弃就成为树立科学的自由劳动逻辑的关键。

其三,应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得劳动成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马克思看来,还原劳动的本真状态,需要通过共产主义实践,变革不合理的劳动关系,并通过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得劳动成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sup>[15](P435—436)</sup>这表明,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下,劳动成为自由的劳动还不能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均不是自由的。因此,要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的奴役,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得劳动不再受制于虚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回归到劳动的本真状态。

需要强调的是,劳动既表现为一种自然关系,又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劳动的解放应该是自然关系中的劳动和社会关系中的劳动的有机统一。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人的共同活动”<sup>[14](P33)</sup>。这表明,在自然关系层面,劳动的解放必须要得人和自然的关系得以协调发展,劳动不能以工具理性为指导,而是要更多地强调价值理性的作用;在社会关系层面,劳动应该是每一个人自由的活动,每一个人都真正地享受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分享更多的劳动成果,真正把劳动当作现实生活的一种乐趣。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意识形态性将不复存在,自由劳动将真正助推人类的解放,从而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之,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意识形态性的考察,必须放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历时性变化来看,从劳动的异化阶段到劳动的价值阶段、再到劳动的解放层面,是劳动概念意识形态性不断增强再转向消亡的过程。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劳动的意识形态性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人的全面异化的批判,其目的是通过劳动的解放进而实现人类的解放,从而通过共产主义实践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今,中国正在进行全面现代化建设,实现体面劳动和自由劳动是每一个人的共同愿望。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意识形态性的分析,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理论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 [参考文献]

-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鲍德里亚.生产之镜[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5.
- [3]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 [4]丁耘.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哲学译丛,2001(3).
-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Erika Allen Wolters and Brent S. Steel. When Ideology Trumps Science [M]. America: Library of Congress in Publication, 2018.
- [7]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1]Fred Moseley: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M].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3.
- [12]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13]白刚.资本逻辑的三种形态[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3).
-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On the Ideological Dimension of Marx's Labor Concept

SUN Min<sup>1</sup>, QI Cheng-shui<sup>2</sup>

(1.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4900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labor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Marx's philosophy. It not only has important functions of material production practice, but also has a distinct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gical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concept of labor, Marx criticized the ideology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On the value level of labor, Marx profoundly analyzed the concept of lab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Ideology implication; at the level of liberation of labor, Marx thoroughly criticized the falseness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deology from the height of human liberation. It is at these levels that Marx profoundly explained the concept of labor and endowed the uniqu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which not only enriched the theoretical form of Marxist labor concept, but also had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labor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ce.

**Key Words:** Marx; labor concept; ideology

[责任编辑、校对:何石彬]